

真正男子漢的「強」

■李雪菱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圖一、《真正的男子漢》內頁。
(本文圖片由作者翻拍)

真正男子漢

兩個形象可愛的男孩在故事開始的時候，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圖一）。在一個大班與低年級組成的教室裡，我唸著繪本的第一頁文字：「女生最無聊了」，才剛唸完，五歲男孩淵淵附和到：「對啊！女生最無聊了！哈哈哈哈哈……」坐在距淵淵最遠的女孩妞妞這時瞪著淵淵，恨恨地回了一句：「你才最無聊啦！」

「老師，翻下一頁嘛。」其他的學童倒是興味盎然地鼓勵我繼續讀下去。

從第二頁開始，作者陸續舉證說明兩個男孩覺得女生「無聊」的理由：「整天只會替洋娃娃梳頭髮」、「幫洋娃娃穿衣服」，而且「穿了又脫，脫了又穿，穿穿又脫脫的」。簡潔的文字、生動而傳神的繪圖技巧，將主角人物逗趣的表情以特寫手法呈現，儘管文字容易引起小讀者的抗議，但作者幽默詼諧的情調與筆觸似乎讓小小讀者一時顧不得心中的迷惑與質疑。始料未及的是，劇情突然急轉直下，就在兩個男孩樂不可支地評論著女生「最怕鬼」的時候，兩人不約而同地心裡發毛，相問：「…有…鬼…嗎？」

接著，男孩寒毛直豎，兀自發起抖來。不僅如此，他倆還嚇到一起去尿尿。一路上，「鬼」的形象撩撥了沒有邊際的幻想，「鬼」與「黑夜」開始擴大，也變得無所不在。故事結尾，兩個長得圓圓壯壯的男孩，睜著大眼睛，懷裡抱著好幾



隻泰迪熊，還是嚇得睡不著！相對於躺在一旁沈入夢鄉的女孩甜美滿足的睡容，女孩手裡可沒有抱什麼洋娃娃。喔，「女生」最無聊嗎？有圖有真相，作者的「答案」昭然若揭。

作者的文字與畫筆神氣活現地吐露著一般人的社會性別角色認同——在現實社會裡，女生愛玩洋娃娃、女生怕鬼、女生怕黑，再自然不過，但兩個男孩對女孩理所當然地流洩著負面評價。故事娓娓道來，讀者不難體會男生也好怕黑、好怕鬼、也好需要泰迪熊的陪伴啊。瑪努埃拉·奧爾騰只下這麼個簡單例子，前述貶抑女孩的理所當然便不攻自破。

瑪努埃拉·奧爾騰是這本書的作者，也是繪者。出生於 1970 年的她，畢業於卡塞爾學校，原本從事攝影工作，後來轉往奧芬巴赫的大學攻讀視覺傳達，主修童書插畫。《真正的男子漢》是她的第一本創作，這本書使她在世界各地享有很高的評價。這本老少咸宜的作品，以超脫一般「評論」性別的高度，把省思與結論的空間大量留給讀者。參酌網路上的評論文章，我吃驚地發現，不少評論者以「拍案叫絕」來形容這本書的維妙維肖，卻罕見與性別相關的評論。可見「真正的」男子漢的深意，依然留有極大的想像與議論空間。

此中有深意：看穿窄化性別概念的「陽謀」

作者寫的是撼動人心的無聲評論；畫的是兩個男孩真誠、可愛、素樸與直爽。她高明地在色彩、線條與字裡行間埋藏著兩個男孩的天真爛漫，兩個男孩的言語儘管戲謔，卻未顯心機。你瞧，他們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啦！有誰會去責怪兩個乳臭未乾的男娃娃呢？

課堂上，淵淵的訕笑與妞妞的怒目相向，表露者五六歲的小小孩早已開始嚐受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衝突了。我很少將同一本書、跟同一群孩子、接續用同一個方法唸過兩遍，但是，小小孩的渴求與企盼的眼神，使我忍不住問：「再唸一遍好不好？」大夥兒一致同意。第二次，我依然不外加任何情緒語調，僅以「忠於原著」的方式演奏繪本。

「女生最無聊了！」才剛唸完，我見淵淵低著頭，眼神飄忽他處，假裝不在意繪本的第一個畫面，這樣的神態與他先前附和稱是的氣勢大有不同。而妞妞呢？這下她的神情清爽愉快，顧不得再與別人計較誰最無聊。果然，重複閱讀使書中的少量文字變得厚實而有力。故事唸完兩次，小朋友們仍然意猶未盡。我不想畫蛇添足地向孩子們「宣導」何謂「性別刻板印象」，或強調「性別平等」、「相互尊重」這類政治正確的口號。趁著大夥興致最高的當下，我引導這群學齡前後的孩子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體驗過哪些性別的差異，他們如何發展出他們的理解，又如何釀造出內化或抗拒的生存策略。

男孩女孩爭相申述平時所受到的指責、誤解與嘲笑。就讀小一的熙熙指證歷歷地道出自己在學校玩火車時，被男生指責：「妳是女生不要搞錯，玩什麼火車！」不能玩火車，那她找賽車玩，這時男同學又說：「賽車是男生的玩具，女生不要碰。」男孩聽了也訴說他們的冤屈。大班的男孩牧牧就不懂「為什麼小真要說『男生不能玩芭比』？」也有男孩認為，不喜歡芭比是因為沒興趣；女生也有人說打打殺殺的遊戲不怎麼好玩。既然每個人的興趣不太一樣，為什麼刻板的社會的性別期待會落身下來，形成小小孩成長路上的陰霾呢？有個氣質陽剛的五歲小女孩妙妙在討論時，似乎多少領略了我們的語言。她在嘴裡喃喃複誦著一句話：「爸爸說女生不能玩槍喔！」起初我不懂妙妙的意思，後來她的幼稚園老師告訴我，妙妙總是跟男孩玩在一起，下課時間槍戰、打架的遊戲總有她的份，就是上課時段的角落時間，她也總是在戰車玩具堆裡渡過。對於女孩父親的深切期待，老師也看見了難為處。

很少為人父母者能悅納兒女擁有與眾不同的性別氣質與性別角色認同，社會輿論的壓力實在太沈重的。在這個並不容易的課題上，我們好希望可以支持這樣的孩子，另一方面也支持他們的父母親。然而，輕言支持的意義不大，我們得先鍛鍊自己，將偏見放兩邊，理解擺中間——先好好聆聽性別差異的聲音吧。

偏見放兩邊，理解擺中間

我們該理解的，絕不是誰取笑了誰，或是誰應該、誰不應該這類有標準答案



的罪惡感教育。究竟，在孩子的理解中，男子氣概或陽剛特質生得是什麼模樣？女性特質或陰柔氣質又是怎麼回事？對孩子有更深刻的理解，將能大大地幫助老師獲得豐厚的意識與能力進行教學。《真正的男子漢》也引發我針對大班與小學低年級（混齡課程）的學生設計的「翻男翻女翻翻書」課程（圖二至圖七）。

在討論完真正男子漢之後，老師引導學生將圖畫紙摺成直式三等份，並以剪刀將外面兩層各剪為三份，小朋友開始或寫或畫出自己對性別特質的理解，首先，學生得在前兩個頁面寫上我是男生／女生，以及自己對於男生／女生特質、氣質與興趣的看法，接著，翻到簡易手工書的最後一頁，再把「自己」當主角，或寫或畫出自己的性別、性別特質或自己的興趣。圖二到圖四是就讀大班的小侑的作品。



圖二
第一頁，我是男生，我是足球隊的，我是守門員。



圖三
第二頁，我是女生，我很愛漂亮，我漂亮嗎？



圖四
第三頁，我是警察隊員，我會飛，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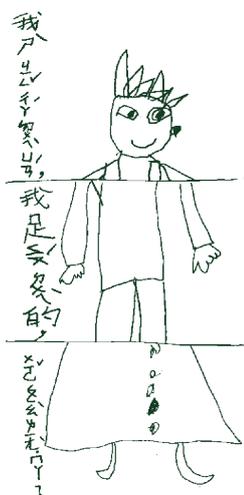
做完「翻男翻女翻翻書」之後，重頭戲來了。在遊戲與討論中，學童們必須隨機搭配，翻出不同頁次，並唸出作品。每個孩子對自己的作品都愛不釋手。只是，在分享的過程中，許多同學的作品令人百翻不厭，百笑不膩。圖五到圖七，小侑的作品便凸顯了一種偏離刻板印象軌道的趣味。

偏離刻板印象的軌跡之所以「好笑」，正是因為大家感受得到社會性別角色的「錯置」。仔細想想，這樣的「錯置」，既有可能成為性別教材，卻也有極大可能回過頭來再度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呢！

鬆動刻板印象，是這堂課的成功之處，男孩當然可以愛漂亮，女孩又何嘗不能穿著飛彈裝。對孩童而言，做到鬆動確實是個里程碑，但是對教師來說，我們更應該正視這些現象背後的挑戰，亦即：錯置、脫軌的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意識型態，為什麼這麼牢不可破呢？活動過後，我思索著如何挑戰容易被教師們忽視的「真正的」性別課。畢竟，翻轉性別刻板印象的課程設計，可不是為了搏君一笑！哈哈大笑之餘，提昇性別意識的教師使命才要開始而已。教師們或可敏覺地將這些思考延伸到往後更多的師生互動與性別討論。

七歲男孩女孩的發現，與我的發現： 鬆動、理解、支持

另一堂《真正的男子漢》延伸的性別課程，發生在花蓮某小學一年級的具有多元族群與多元家庭特色的班級。在小一導師的支持下，我們將性別教育與綜合領域活動兩相結合，透過合作思考方式，我引導小朋友提出他們對《真正的男子漢》這本書的延伸發想，我們既從文學角度玩味文字裡的疊詞與譬喻，也從性別角度發展對話式的討論。女孩小妍舉手說：「為什麼作者要說『女生最無聊』呢？那作者不是罵到自己的媽媽了



圖五
我是警察隊
員(警察頭)，
我是足球隊
的(運動裝)，
我漂亮嗎(裙
擺飄逸)？



圖六
我是女生(蝴
蝶結髮飾)，
我會飛(火
箭砲彈)，我
是守門員(足
球防守裝)。



圖七
我是男生(短
髮)，我很愛
漂亮(洋裝
打扮)，再
見!(飛走
了)



嗎？」男孩小霖說：「我不會這樣笑女生。」另一個女孩佩樺則說：「而且我也是女生啊，我不怕鬼！」

在充分討論後，孩子們發現，自己有許多想法跟書裡頭的人物不一樣呢。隨後，我設計了簡易的「魔術書」，站在先前合作思考的基礎之上，我進一步引導小朋友從生理性別出發，寫出自己對翻轉不同性別特質的期待或認識。簡單說，女孩必須寫下：「雖然我是女生，我還是我」，翻開內頁，她們得嘗試畫下並寫出「我發現……。」而男孩則要在封面寫下：「雖然我是男生，我還是我」，翻到內頁後，則畫下並寫出「我發現……。」每個孩子選到喜歡的紙張顏色後，便埋頭展開他們的書寫與創作了。

這個班級有十個女孩，六個男孩。七歲女孩不僅能翻轉性別刻板印象，也能主動發現男孩女孩都可以做一樣的事情。她們寫道：「雖然我是女生，我還是我」，翻到內頁，她們發現：

我發現我喜歡踢足球、打棒球。

我發現我可以踢足球。

我發現我可以穿藍色的衣服。

我發現我可以跑步，多練習就可以快。

我發現我不怕黑暗、我也不怕鬼，我可以用平底鍋打死那個鬼喔。

我發現我不怕鬼、也不怕被嚇到，我也可以用平底鍋打死鬼！

我發現我可以玩打人。

我發現我也可以當醫生。

女孩的發現多種多樣，包括服裝、體育活動、恐懼與性別、遊戲與性別、職涯發展與性別等。其中兩位女孩則傾向拿男孩的標準（勇敢與打架）當自己的標準，顯出一種男生可以、女生也可以的氣魄。

我發現雖然我不像男生那麼勇敢，但是女生也很勇敢。

我發現男生會打架，女生也會打架。

六位男生當中有三位也樂意進行社會性別角色期待的翻轉，他們寫下：

我發現我還可以玩洋娃娃。

我發現我還是怕鬼。

我發現我還是喜歡跟媽媽睡。

有一位男孩的書寫內容令我感到迷惑，我特別跟他討論過，我發現他或者是無法理解題目所指，也可能是尚未感受到社會對於男生女生的不同期待。因此，我支持他維持原本的書寫。內容是：

我發現我還是可以打籃球。

另有兩個男孩，在我跟他們個別討論時，神秘地笑著不怎麼願意下筆。當我陪伴在側並與他們討論後，我了解了，他們可是勉為其難才寫出下面這段話：

我發現我可以玩玩具。

統整「魔術書」的課程與教學，我只覺得收穫滿載！我發現，七歲女孩比同齡的男孩更能感受到性別差異的社會化內涵、更樂意接受翻轉性別刻板的學習活動，且女孩對性別角色翻轉的創意也更為多元。十六個學生中有三個男孩絕不碰女生的玩具，且十分堅持「男兒本色」。

無論是什麼樣的觀點，我嘗試給每一個孩子不同角度的讚美。我明白多數孩子容易也樂意在師長的影響下鬆動他們的想法，但是，師長畢竟不是他們全部的生活世界，因此，理解差異、陪伴，給他們一點時間，或許更為重要。當我開始理解每個孩子擁有不同的性別意識發展環境脈絡時，我才有機會更謹慎地拿捏分寸，以支持這些孩子的差異性。對於很難轉換想法的學童，我則歡喜經營著開放發表意見的友善環境，以使這些孩子在沒有罪惡感的前提下，聽見全班同學豐富、正向的想法。另一方面，對於得以悅納性別多樣特質的學童，我則給予大力的肯定。不過，萬一這類活動獲得的是全班一面倒的意見（比如說，全班都翻轉刻板印象太成功），那麼，老師也別高興得太早，這恐怕意味著學童很敏銳地知道老師要的是什麼，因此他們很本分地往政治正確的位置靠攏，這時，老師們可好好反省自己為什麼給孩子這些壓力，而不是開放思考的空間。

「魔術書」課後，我與導師進行的討論引發我們對七歲孩子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感受到我們兩個老師才是獲益於孩子的「學生」。我們也一致認為，在這段師生相互陪伴的學習之路，大人的性別意識與引導方式是引導孩子的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



成為一個「人」——真正男子漢的「強」

一本好的性別繪本包藏著極大的影響力，一場深刻的性別討論也有這樣的本事。它們甚至可能大大取代教師研習講師的語重心長、性別課程老師的孜孜不倦，與性別相關研究的長篇大論。把玩具、情感表現、職業期待等等領域，區分為男女，恐怕一點也不「無聊」。因為，這種過度依賴性別區隔的分類，既是陰謀，也可是陽謀。明裡，人們因為遵循男女有別而願意讓世界更為井然有序；暗裡，父母、師長、兄弟姊妹，或身邊重要他人，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性別刻板的意識型態以灌輸、指責、輿論或遊戲等方式注入日常生活世界，迫使人們漸次習慣這種「看不見不公平」的委婉化傳承。人們在行住坐臥之間，日日經驗著這些價值觀，接著，內化到審美與判斷的視角裡，最終深深嵌入自我認同與性別角色認同之中。

深陷這些刻板印象而難以自拔的人們，或許很難破解《真正的男子漢》這本書的深意。我的一個女老師朋友小魚曾沮喪地對我說，一位男同事當面批評小魚「不夠柔弱」，他對小魚說：「連裝弱都不會的女人，實在沒辦法吸引男人。」聽了這樣的話，我笑著對小魚說：「如果要女人『裝弱』，才能展現這個男人的強，那麼，這男人也未免太弱了吧！」小魚聽了連連點頭稱是：「對對對，我就該這樣回答他！」

性別平等的視野不在於要為哪一種性別討回公道。強化及窄化性別刻板印象只會讓男生女生都吃虧。無論大人或孩童，如果我們願意多少鬆動那穩固而持久的分類觀，那麼，我們才有機會入門學習柔軟與謙卑，也將更有能力找到自己歡喜自在的模樣。看來，不以壓迫他人來成就自己，且能在寬納多樣性當中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價值，這才是成為一個「人」的「強」——也才是真正男子漢的強。♥

延伸閱讀好書

- 大衛·卡利／著，桑妮亞·波瓦／繪，李毓真譯（2010）。《大鯨魚瑪麗蓮》。臺北市：米奇巴克出版。
- 布莉姬·拉貝、米歇爾·布許／著，傑克·阿薩／繪，謝蕙心譯（2002）。《男孩？女孩？》。臺北市：米奇巴克出版。